

我相信爱是医治一切伤口的良药

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人物

王芸,生于湖北,现居江西南昌。一级作家,南昌市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对花》《江风烈》,小说集《请叫她天鹅》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《与孔雀说话》《羽毛》,散文集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《此生》《穿越历史的楚风》《接近风的深情表达》《经历着异常美丽》等。曾获第三届湖北文学奖、第七届屈原文艺奖、第一届江西省文艺创作奖、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(小说)大奖等。获评江西省思想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。

3

文学是解答我们为什么来到世界,能不能在短暂的一生中创造点什么。

青年报:根据相关资料发现,你开始是写散文的,从200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经历着异常美丽》以后,又陆续出版了《穿越历史的楚风》《接近风的深情表达》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等,而且获得了不少的文学奖项。你的散文成就已经很高了,为什么要开始小说创作?你认为小说和散文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?

王芸:我在2003年左右开始写小说,那时觉得在报社工作积累的一些素材,无法全然消化在散文中,而且小说为想象留出了巨大的创作空间,对我也是吸引。

“真”是散文的最大属性。我觉得散文的所谓“真”,应该是情感的真实,是面向个人内心的真实,换一个词可能更准确——真诚。求“真”的散文是坦露,而“藏”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,好的小说隐匿的部分远大于呈现的部分,即使篇幅短小,内里却有广阔空间。

在我看来,散文像是平面镜,而小说是多棱镜的组合。散文的镜面可能布满锈渍、水汽、杂质、污痕、轻雾或浓雾、苔藓、枯叶、雨滴、手指涂抹的痕迹、不明来源的纹路、明亮或幽暗的光斑……这些让镜像模糊、漫漶不清。但它是平面镜,有魔力的平面镜,“我”映现其中,深陷其中,不可自拔。小说不同,多棱镜面的组合会让光线发生折射,让实像发生轻微或强烈的变形,光线在其中折射,反射,再折射,反射,左冲右突,形成错综复杂的镜像。

青年报:现在的跨文体作家很流行,诗歌散文化,散文小说化,小说诗歌散文化,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?

王芸:我觉得跨文体写作很好,文学本身就应该是辽阔、丰富、无边界的艺术创作,文体与文体之间不该存在壁垒。但有一点,就是在散文“真”的问题上,我觉得运用小说化的笔法可以,比如我们试图呈现古代的某一事件、场景、人物状态,必须依靠想象之笔,但不能虚构出莫须有的人或事,也不是为感动而虚构出感动,为天真而虚构出天真,为宏大而虚构出宏大,为卑微而虚构出卑微,而是借助想象与共情尝试进入他物,感知万物深邃的内心世界。借助想象,契合与抵达更本质的真实,我觉得这不仅

是能力,也是散文写作的一种境界。

青年报:从语言的角度来说,你的散文,委婉,安静,具有江南女子的腔调,读起来特别有味道。现在是普通话时代,大家从小都学普通话,平时又都说着普通话,大多数作家现在都是用普通话写作,但是用普通话写作似乎少了点味道。你在文学作品中是怎么运用方言的?地方语态(方言)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?

王芸:因为我家乡属于“官话区”,即便是外地人也能听懂七八成,和四川话的音有点像,但没有ang的后鼻音,没有n、l之别。我写文章时,会很自然地转换为普通话,非常顺畅,反而是写得多了,有时为了突出地域性,会采用方言,比如写短篇小说《羽毛》,还有长篇小说《对花》,因为涉及南昌采茶戏,戏音中会吸收方言,本土人物也会讲方言,我还专门找到一本《南昌方言词典》。南昌方言有些挺有意思的,表达颜色的:急绿个(深绿颜色)、宣红个(鲜红)、咩乌个(黑色)、雪白个(白色)……有些带有古音。当地人说方言时,会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某种地方性格与特点,可以恰切地表达情绪和想法,武汉人有他们的“口头禅”,南昌人有南昌人的“口头禅”,有些人一开口,你就可以判断出他(她)的来处,这可以“以一当十”。

青年报:李浩在《请叫她天鹅》的序中说:“我们愿意更多地关注那些具有实力和未来可能的沉着的小小说家们。”李昌鹏在《薇薇安曾来过》的序中说:“这套书的作者或者有一部分是读者尚不熟悉的小小说家,我诚恳地告诉你,他就是您忽视了一头巨鲸。”叶梅在评论散文集《接近风的深情表达》时说:“面对王芸不断捧出的散文新作,真实地感到她带给了当年期待的人们诸多惊喜。”我注意到,叶梅用了“惊喜”一词,李浩用了“沉潜”一词,李昌鹏用了“忽视”一词。你无论在质和量上,都应该达到了一定高度,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。请问一下,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被低估?

王芸:让自己来评价自己,多少有些尴尬。我想说的是,每一部作品,我都尽量保持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水准,用心对待自己

的每一部作品。我也期待着属于自己作品的“理想读者”,能读出、读懂我放入作品中的深意、深情与深思。

青年报:那么,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?你觉得最具有经典品质的是哪一部?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经典,你觉得成为经典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?

王芸:好像自己喜欢的不只一部,是具有不同面貌、气息和特点的。如果一定要挑出一部,那就《寄》吧,但其实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《沙漠》《羽毛》《礼物》,我都蛮喜欢的(笑),还有早期的《黑色的蚯蚓》《日近黄昏》《第六指》《T字路口》也喜欢。

关于经典文学作品,我在前边已经回答了,再补充一点:所谓经得起一读再读、广泛阅读的作品,一定是丰富的、深意味的作品,在不同读者那里可以生发不同解读,犹如一个有着无数岔路的迷宫,吸引无数人走进,兴味盎然地走进,不由自主地走进,每个人都试图找到通向“核心”的路径,却可能在过程中开辟出属于他自己的路径。

青年报: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,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。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影响?

王芸:只求轻松的阅读,无疑是不利于自身成长的。但电子阅读已经以无法阻挡之势到来,如同AI的出现与不断更新换代、层层升级,同样无法阻挡,唯愿电子阅读也能有越来越多的“深阅读”,阅读的形式在其次,内容才是最关键的。

青年报:你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?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?

王芸:我的生活很简单,但又常常觉得一天的时间不够用。看书、看电影、旅游,都是喜欢的。近年,喜欢上了香云纱、桑蚕丝,偶尔自己买喜欢的花色布料,手工做些小物件,只是入门级别。也会自己串玉石手串、项链,同样入门级别……不知这些算不算兴趣爱好,反正是很喜欢,有沉浸于其中的快乐。

系列小说。到现在,我的疑虑还在,而且还在增加,AI时代已然到来,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改变,我们依靠想象可以抵达和解答吗?

青年报:你的作品主要关注城市中的特殊人群,比如自闭症患者、患病老人等,书写他们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,同时也传递着人间的温暖。温暖,或是善意,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什么?

王芸:在关于《礼物》的创作谈中,我写过:“以深情写无情,或者因为无情而执著于深情……这个小说不仅仅关乎情感——微妙无法一语定义的情感,小说还关系我们每个人必将到来的老年,关系我们身心的自我安顿与相互倚靠。是的,倚靠,我写了亲人间的倚靠,也写了陌生人之间的倚靠,在主动或被动的倚靠中,滋生的情感汁液,有朝一日会凝结成晶莹泪珠般的珍珠……”末尾那封信,是来自生活的馈赠,一次温情的抱拥。”

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《礼物》都关于老年题材。我经历了父亲的去世,面临母亲老年生活的安顿,在写这两个小说之前,我看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生活状态的资料,不少是纪实的,我发现那些老人,不论他们经历过什么,面临着什么,在其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拥抱与被拥抱。由之扩展开来,不只老年人,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是如此。这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心理需求之一,可以说是与生俱来、藏于生命密码中的。

我也相信,仇恨不会化解仇恨,冷漠不会柔软冷漠,暴力不会带来安全,到最后还是需要爱,爱是医治一切伤口、缝合所有隔阂的那味良药,即便没有足够的爱,人性中的柔软和悲悯也可以。

青年报:自闭症、养老,其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,你写这些人的时候是有原型还是完全虚构出

来的?

王芸:我是构思时间很长,写起来反而较快。如果我决定写某一类题材,我会张开观察的触须,收集与题材有关的故事、细节,也会阅读大量资料,然后将这些素材进行化合、提炼、构思。我的人物有原型的,比例很少。

青年报:有很多现实主义作品,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,文学价值有可能随之消退。你能否结合一下自己的作品说说,那种永不过时的东西是什么?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,你认为高出的这一部分指什么?

王芸:有作家说“在哲学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”,这句话可以多重解读,正如经典文学作品也是经得起反复阅读与解读的。就我自己的创作体验来说,我个人觉得那种永不过时的东西,既有对日常生活细微而精妙的呈现,也有对人物情感潮汐涌动的捕捉,还有对人性微妙的敏锐洞察,对生命密码中隐秘与未知(相对大众认知而言)部分的揭示,将人物的选择与命运跌宕置于时代与社会背景之中,而非全然脱离、架空,并能以有着独特气息的文字将之落实于纸面。读来能带着人飞行,高飞或者低飞都是美妙的体验,重要的是飞行。我个人喜欢这样的作品。

还有一类永不过时的文学作品,我觉得是带有寓言或预言色彩的,借助想象和智慧来实现飞翔,鼓起浩荡的奇异的风。这一类作品,我心向往之,却没能写出来。

文学作品高出现实的部分,我觉得不是写出“是然”,而是写出“应然”“或然”,尝试用独特的方式来解答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,怎么度过和完成自己的一生,能不能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创造点什么……而这些永远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无数种可能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,价值所在。